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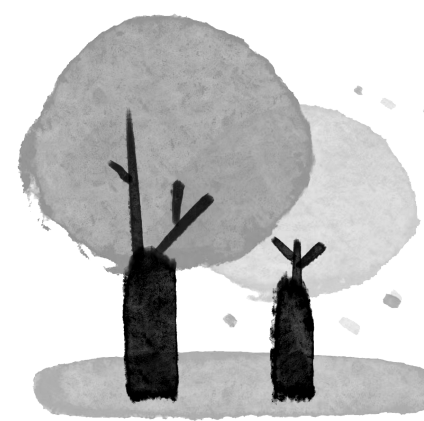


# 秋叶的颜值

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。四季的划分有很多依据，从物候角度来划分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。到了秋天，橙黄橘绿，果实累累；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许多树木叶子便由绿变红，诗人或称之为“树树皆秋色”，或称之为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。这些物候景象，使得秋天相较于其他季节，特征更为明显。

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红呢？“晓来谁染霜林醉，总是离人泪”，这是夸张的



文学解释，当然不足为据。依照科学的解释，植物叶片中主要含有叶绿素和花青素等色素。秋季天气渐凉，叶绿素的合成受到抑制，含量持续降低，叶子难以继续绿下去。树木为了抵御寒冷储存的可溶性糖分则在不断增加，糖属于酸性物质，而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呈现为红色，因此树叶就褪去绿色，逐渐变红了。可见秋叶变红，与植物各色素含量和比例的变化有关，花青素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树叶由绿变红后，不但颜值变高了，地位好像也上升了。有道是“红花还要绿叶扶持”，在春夏季节，树叶就像红花的侍者，显得无足轻重，故而不被人们关注。试看中国文学歌颂春天的诗词，多是对春花予以赞美，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等，莫不如此。到了秋天，花朵早已凋谢，树叶由绿变红，不经意间被诗人重新“发现”，摆脱既往配角的地位，成了独立的审美对象。随着树叶由绿变红，其颜值也直线上升，受到人们喜爱。唐代白居易说：“寒山十月

旦，霜叶一时新。似烧非因火，如花不待春。”在白居易看来，火红的霜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美丽。杜牧说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在杜牧看来，经霜的枫叶比二月的花朵还要美丽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李中诗：“好是经霜叶，红于带露花。”这两句诗，以与杜牧雷同的构思，表达了对秋叶由衷的赞美。另外，孟郊也说：“桐叶霜颜高。”这意味着桐叶经霜之后，颜值更高，更惹人喜爱了。秋天，或许真如毛泽东主席所言，“不是春光，胜似春光”，自有其内在之美吧。

秋叶的红色为传统的“悲秋”基调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“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”，所以中国文学家自古以来常有悲秋情愫。第一个明确表达悲秋之情的，当数战国末期的宋玉，他在《九辩》中说：“悲哉，秋之为气也。萧瑟兮，草木摇落而变衰。”自此之后，悲秋成了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主题，被历代文学家书写。李白说：“苒苒悲秋泪如雨。”杜甫说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。”白居易说：“悲秋病客感衰怀。”除了抒情的诗

歌外，曹雪芹还在小说《红楼梦》中将这种情愫概括为“秋情”，还借人物史湘云之口道：“人为悲秋易断魂。”人生有涯，而时光不居，推究起来，悲秋本质上就是“伤逝”，是对时间流逝的感怀，是对生命凋零的喟叹。

树叶由绿变红后，诗人发现并赞美秋叶的颜值，作为一种“反向”书写，既有陌生化效果，又让中国文学有了一股清刚之气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体，以自解脱。”就文体而言是这样，就内容而言也是如此。树叶在春夏被漠视，到秋天因颜值升高被重视，不经意间为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对象，也开辟了新的主题。

“秋气堪悲未必然，轻寒正是可人天。”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文学家咏秋诗词，多与秋叶有关。他们对秋叶的赞美，不仅是出于对它颜值的喜爱，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它历经秋霜后成熟之美的欣赏。

(朱美禄)

## 邂逅一轮明月



空山明月(水彩画)

初秋，依然高温不退，强光刺目，不敢轻易外出。傍晚，赶到河滩草地，匆匆中画着眼前夕阳下的草丛，刚刚完成画面，蓦然回首，一轮圆圆的明月高挂树梢，在蓝色夜幕的衬托下，白中带着淡淡的黄，深情地俯瞰着大地。那一刻，我简直是惊呆了，好久没有见到如此明亮的圆月了，静静地看了好久，想把刚刚画的画面改一下，加上明月，又想想，时间不早了，夜幕瞬间会降临，弄不好，破坏了原来的画，终没有动手，就这样一直看着月亮发呆。

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地方，看见月亮的机会不多，竟然忘记了还有这么富有诗情画意、动人心魄的明月的存在，这不经意的回头，一轮明月惊艳了整个夜空，不得不说是这一段时间以来让我第一次觉出了天地的美好。

静静的草地，空旷的天空高悬一轮明月，四周一片宁静、祥和，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，身心无限放松，妙不可言。我想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”的壮观也不过如此吧。

明月之下，汤汤东去的河水闪烁着明亮的光，明镜般映照着天空，低徊深沉的河水此时此刻是欢乐还是忧伤，我不得而知，而我已是愁肠百结，神思渺远，一切都归于这柔软的月光，流泻而出，润湿了我善感的思绪。

这明月，孤傲且高冷，散发着不可抵挡的清辉，直抵人心，让人浮想联翩，将所有的情思调动起来，飘向夜空。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曾几何时，月亮是那样地温情，一起的玩伴是那样地天真烂漫，成群结队在月光下赶路去看一场电影，朗朗月光下寂跑着捉迷藏。是啊，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
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一切都成了遥远的故事。人生如逆旅，何处是归途？让人陡生漂泊无寄之感。

“野狐孤烟依岸远，空山明月照幽人”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。此时此刻便不由自主想起与月亮有关的一些诗句，传递着明月的缱绻与多情。

身边的草已泛着枯黄，摇曳在晚风中，秋天一天天走近，这些特有的秋天的风景，像是一个个班得瑞音乐的音符，掠过我的心头，奏响季节的乐曲，织就一些日子底色的底，带来或明媚或暗淡的情思，使人沉醉于缓缓的风中，享受一个人的静谧与浪漫。

晚风已带着丝丝凉意，立在夜空下，思绪远走高飞，太多的情愫，在风中盘旋舞动，被一湾流水淌向远方。

花草的清香在幽幽的天地间浮动，三两只高飞的鸟掠过头顶，绘出“万里寒云雁阵迟”的绝美清秋之韵。倾听“寒蝉凄切”的瑟瑟悲鸣，把一腔情意托付给新秋。

此刻，山水净，万物静，微风缱绻，无论是天上还是林间路，都归于平静。

河岸草地已经没有人了，一个人不免有点恐惧，于是慢慢往河堤上走，一路不住地回头，没走几步，林立的高楼，将一轮明月吞没，再也看不见明月清澈的身影，惆怅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路边的花园里不断传来蟋蟀的鸣叫，也有稀疏的蝉鸣，一种悠然的幽谧弥漫开来，思绪纷乱地远了近了，夜晚最能调动这种情绪，不自觉地神思又飘向了远方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，我默默地将被遗忘的身影隐藏在暮色中。

(文/图 王荣)

## 陪着我们跑的人

有一天，我趁着傍晚有凉风，在小区内的步道上散步，看见不远处有一对母子在摇晃着活动身体。母亲长得瘦，儿子长得胖，两人的背部已被汗打湿了一小片。待我走近身旁，他们准备沿着步道慢跑，母亲提醒说：“循序渐进，先慢跑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绕步道再跑两圈就可以了。”

那儿子显然不想听母亲的话，跟母亲讨价还价，扭扭捏捏。母亲则表现出十二分的耐心，自己慢慢跑到前面，让儿子在后面跟上。儿子还是磨磨蹭蹭，母亲又跑回来绕到他身后推了两把，好说歹说，儿子才跟在母亲身后跑起来。

等我走了一大圈，在另一栋楼的门口又看见这对母子，两人大汗淋漓，边做拉伸放松边聊天。我大概明白了：儿子体重超标，平时运动较少，还有一年将中考，母亲未雨绸缪，利用双休日带着儿子练一练跑步，顺便把性情也磨一磨。母亲细心又负责，不仅陪着跑，还把跑步前应该怎么活动身体、跑步时怎么把握节奏、跑步后怎么放松的方法都教了一遍，并叮嘱儿子：“以后我没有时间陪你跑，你也要自己练。”

回想一下，我年轻时不像这位母亲那么细心耐心和以身作则，孩子想练长跑，我把成年人“精讲多练”那一套方式直接移植到他的身上，要求还很高，孩子直

化不了，也做不好。我一急，又施加压力过猛，孩子干脆不干了，跑了几次就把刚刚萌芽的兴趣弄没了。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陪伴、沟通、鼓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多重要，没有意识到用错误的方法去实现美好愿望只会离初心越来越远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要让孩子健康成长真是一件“头疼事”，但又必须担起这个责任。很多关心孩子成长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陪伴孩子，陪读、陪考、陪练……如果说人生是长跑，那么一路跑过来，父母便是孩子身边的陪跑者，各种放不下——上学时担心其成绩不好，迷信歪理，受到欺负；恋爱时担心其所托非人，两个人不合适，以后的婚姻生活太多苦累；工作了担心其专业不对口，人际关系不好……虽说都成年了，这些都是孩子自己的事，可又有几个责任心强的父母真正放下过心？孩子成家了，按理说可以放手了，可父母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总在替孩子着想，哪怕孩子不在跟前，父母的心也在陪着他往前跑。

陪跑的过程会有争执，比如在孩子的教育方式上，家人意见不一致时要争论，想法不同时得解释，理解有分歧时也要沟通。大家交流孩子锻炼的情况和考试的标准，商量以后的计划、分工合作需要各自具体做什么……总之，陪跑的过程会有不顺利，结果也不尽完美，有时辛辛苦苦付



并不会得到最理想的结果，但酸甜苦辣都是浮云，陪跑者的心中有“甘愿”二字。

等孩子长大终于也成为人父母了，可能又会成为新的陪跑者，陪同他们的孩子成长。大家不一定都是孩子最好的陪跑者，但仍然像父母一辈那样执着地认为，倾尽全力，给予全部，陪伴成长，一起跑向“春风得意”，也一起跑过“雨打风吹”。

其实，在陪跑中怎么做都可能欠缺憾，结果也未必圆满，但我们常心存感恩，感恩在他人的陪伴中获得成长、关怀和真情……那些一起读书和探索未知的老师、同学，那些一起加班加点的主管、同事，那些不打不相识、互斗斗智斗勇的对手和客户，那些一起吃过苦头、受过挫折、栽过跟头的合作伙伴和朋友……他们都是我们人生长跑中的陪跑者。不同的是陪伴的时间和路程有长有短，能持续陪着我们十几年、几十年的不多，但一定是我们的亲友、贵人和知己。

我们这些陪跑者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：在家里，你陪我长大是慈爱，我陪你变老是孝心；在外边，你陪我一段是缘分，我送你一程是恩情。我们是彼此的陪跑者，一起跑完属于自己的一山一水、一路一程，一起在陪伴向前跑的过程中成长、老去，但始终渗透着的一种情感会一直支撑着我们，一直温暖着我们，那便是：爱。

(陈启银)

## 古诗“窗”里读人生



人居房屋为何留窗？窗有三大功能：接纳明亮的光线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观赏外面的风景。正因为这种功能，窗口便成为人们家居活动最主要的场所，而窗前生活的画面，则是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。

且撷取古诗“窗”中的几幅剪影以共赏。

巾幗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，代父从军，征战十年，凯旋而归。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：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”（《木兰诗》）——脱去征袍，对着窗户梳理如云秀发，照着镜子贴上精巧的面饰。这个窗前梳妆的特写，生动

地反映出木兰不恋功名、爱美、爱和平生活的朴素个性。

李商隐羁绁蜀地，接到妻子询问归期的家信，即景抒情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诗以与妻共剪烛前作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虽是想象之境，既然选景西窗，说明此处曾留下过他们伉俪情深的过往。“西窗共剪烛”，温馨又深情。看来，李商隐是把真挚的爱情作为身处逆境中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。

陶渊明回到乡间茅舍，写了篇《归去

来兮辞》，其中“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”两句，状写其倚靠南窗，目视窗外松菊而闲适自得的神态，形象地表现了自己安贫乐道、热爱田园的志趣。

一般住房，中间是门，两侧为窗。如果说门是房屋的心脏，那两边的窗就是房屋的眼睛了。人们常说“眼睛是心灵窗户”，推而论之，窗户则可以展现房屋的心灵；不过房屋的心灵是以房屋主人作为载体，我们通过古诗之窗，可以看到古人的精神风貌与人生追求，这对于今天的读者，仍不失启迪。

(李新泉)

## 交往“隐语”

人与人的交往，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“隐语”。

比如，我们在路上碰到熟人，微笑着点头或挥手，这是一种礼貌，“隐语”是暗示对方：遇到你，我很开心。如果点头、挥手之后还能简单地问候一句，比如“您从哪里回来”“您要到哪里去”“吃了饭没有”“去上班吗”，这关系又亲近了一些，这一般是同事或平时来往较多的朋友享受的待遇。若问候之后停下脚步，跟对方说说话、开开心心，这应该是好朋友的标志。我有个老同事，如今在南方工作，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，总要停下自行车聊聊，至今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便是一种例证。

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渴望恋爱，在某个场合对特定异性产生好感，心跳加速地表明长相思守之意，并且得到对方的赞同，这是爱情的初遇。初遇之后感情走向有两种：一种是彼此印象不错，渴望继续；一种是越到后来，两人矛盾越多，一方或双方产生分手的想法。有分手之念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必须及时知会对方，不能骑驴找马，这种规矩不必事先约定，而是一种礼貌分手的习惯性“隐语”。

交朋友也是这样。遇到一个性情相投的人，希望跟他构筑一段兄弟姐妹一般的亲密关系，这当然好。后来发现两人不是一路人，走得过近，自己的心太

累，你对他疏远，也没什么不对，然而，假若你与朋友关系好时就说他好得像神仙，跟他关系不好时就将他贬得一文不值，则违反建立友情的隐性规则。古人有个原则：君子交绝，不出恶声。这个规则今天依然适用。

熟悉的人之间交往有“隐语”，陌生人之间同样有。

我住在一个新建的小区，每次外出或回家，都要经过两道公共的大门，一是单元门，一是小区门。开了门，我有个习惯，要看身后是否有人跟进，若有，则要把门撑开一点，方便对方接手，不管后面是熟人还是陌生人。熟人如何表现此处不论，我发现小区里的

陌生人明显可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看到你撑着门，他会快步上前接着，而且不会忘记说声“谢谢”；一种是任由你撑着门，他不慌不忙地走过去，既不接手，也不表示谢意。细节识人，在我看来，前一种陌生人更懂得我的交际“隐语”，也更有礼貌与素养。

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分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“隐语”，将内心的善良与利他精神显示出来，尽可能让人开心，这是一种智慧。拥有它，你也能源源不断地收获他人的好意。

人与人之间的交际“隐语”，核心就是真与善。

(游宇明)



诗苑

## 月光的模样

过了今夜，也许你更加忧郁  
如一团心事  
在窗口，朦胧而跳跃着  
此前，你一直在丰盈  
眼神和容颜  
而我，一直在消瘦  
瘦成秋夜的细枝上，一只秋虫  
单薄的吟唱

再往后，便不敢看你了  
我已不胜凉风、流水，微弱的  
灯盏、落叶的呜咽  
更何况你黄花般的容颜  
秋水般潺潺流动的眼波  
但我仍要看你  
秋风一夜，我和我的诗句  
将消瘦几分

(章洪波)